

美人天下



囚宮

【下】

瞬間傾城

著

三代帝王，兩傾皇朝。

漫漫三十餘載。

終抵不過初見面時。

顧棟美妾的佳許著落。

美人天下

囚宮

〔下〕 瞬間傾城 著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序	※	1
---	---	---

第一卷 宫倾

楔 子	※	3
第 一 章 凤殿初长风华起	※	10
第 二 章 勘破春事人犹惊	※	16
第 三 章 初识人事合羞走	※	23
第 四 章 陡起风雨暗潜意	※	29
第 五 章 凤巢鸠占楚嫉生	※	36
第 六 章 静待他日咫尺帆	※	42
第 七 章 至此一别思缘深	※	47
第 八 章 谁家旧仇换新恨	※	55
第 九 章 楚别思褪心意冷	※	64
第 十 章 天家惊变无人归	※	72
第十一章 濒危涤尽南柯梦	※	79
第十二章 拱手河山讨谁欢	※	89
第十三章 红衣嫁颜栖凤泣	※	100
第十四章 情憾深铸各别伤	※	110
第十五章 祸起萧墙不知戢	※	119



目 录

上

CONTENTS

第十六章	昔志今退莅蒂基	※	125
第十七章	谁家稳坐昭阳院	※	134
第十八章	初见额抹芙蓉面	※	142
第十九章	情慷难安求谶言	※	149
第二十章	乍变乱世狼烟升	※	157
第二十一章	力竭人伤城将破	※	165
第二十二章	咫尺硝烟妇孺哭	※	173
第二十三章	惊魂动魄路穷尽	※	183
第二十四章	一别终生无前缘	※	191

第二卷 宫杀

第二十五章	故国何在人何处	※	205
第二十六章	静夜不眠为谁妆	※	216
第二十七章	独凌霜雪空自知	※	225
第二十八章	血泪织就新嫁衣	※	233
第二十九章	好合未必经百年	※	244
第三十章	倦凤北落艰忍随	※	253
第三十一章	眺君万里瞬时回	※	262
第三十二章	君失魂魄吾失信	※	270
第三十三章	命悬刀锋步步迟	※	279
第三十四章	绝路重启因故缘	※	288

第三十五章	手足尽断急展翅	※	297
第三十六章	鸿雁于飞他家妇	※	307
第三十七章	百事诗起心犹惊	※	315
第三十八章	千钧始来人不诗	※	324
第三十九章	明朝谁为砧上俎	※	332
第四十章	覆手成败风雨急	※	340
第四十一章	路断绝境无生机	※	349
第四十二章	江山无人共相与	※	357
第四十三章	金戈封豨帝王业	※	365
第四十四章	临春何事敛眉颦	※	374
第四十五章	蹙踏梧桐凤来仪	※	383
第四十六章	既生蕙茝何与并	※	389

第三卷 宫断

第四十七章	婉逝流年烟花烫	※	397
第四十八章	玉瓶流光人与共	※	405
第四十九章	烈火油烹花坠伶	※	412
第五十章	更能消几番风雨	※	421
第五十一章	封狼居胥人北顾	※	429
第五十二章	竹兰相证自清白	※	438

目
录
下

CONTENTS

第五十三章	双凤临朝竟绸缪	※	446
第五十四章	了却天下心头事	※	454
第五十五章	一池静水起波澜	※	463
第五十六章	明月别情照他枝	※	472
第五十七章	半壁空凉殿前欢	※	481
第五十八章	人道春尽心渐凉	※	491
第五十九章	坐望宫阙战未休	※	501
第六十章	舒尽眉间几多愁	※	512
第六十一章	花褪叶落结双予	※	523
第六十二章	枉费心机空谋事	※	532
第六十三章	不觉镜中人憔悴	※	542
第六十四章	寂寂花落独自凉	※	552
第六十五章	刃血染裙祭亡灵	※	561
尾 声		※	571
番外高阳篇		※	577
番外武媚篇		※	585



第三十五章 手足尽断怎展翅

显然，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，升平眼下只能寄希望于李世民能突然在两仪殿出现，向李渊陈词救下汉王杨谅。

升平悄然回到东宫，她让长乐遣人出去打探消息，不承想消息还没带回来，太子建成已经匆匆回至东宫。

升平此时眼睛红肿，只消瞧上一眼就不难察觉她曾痛哭过。为不引起李建成的戒备怀疑，她始终垂首坐在榻旁，没有上前施礼，也没有抬头迎视。

李建成明黄色朝靴走到升平眼前停住，等了片刻不见她说话，以为她还在伤心，便沉默着坐在榻旁长椅上。

两个人如此僵持着，升平低垂的视线始终定在李建成明晃晃的靴子上，不曾离开。靴上金丝攒珠绣了腾云驾雾的几尾苍龙，此刻好像怒睁着双眼，俯视鞋底所有臣服的百姓，当然，也包括升平。

李建成的视线倒是没有紧紧盯着升平，反而有意别开自己视线，看着窗外寥寥夜色，沉默无声。

更漏已过丑时，宫灯内燃尽的长烛已经被宫人换过几次，烛芯啪啪跳了几次，每一次声响都触动升平紧绷的心。若是平日里，烛花连爆兆喜临门，可今日，升平根本无心喜悦。

李建成来东宫是为了看住她吗？是怕她去擅闯两仪殿惹回大祸？还是怕她行为失端阻挡他向皇帝宝座前行的脚步？为什么无缘无故会来到此处，偏又无声缄默？他到底想做什么？

升平深吸口气抬起头，“太子殿下不去休息吗？”

李建成收回目光，直逼升平，“太子妃是在逼本宫走吗？”

升平顿了一下，随即摇头低声道：“臣妾不敢。”

李建成定定看着升平，眼底的神色异常复杂。他突然站起身，身后长椅也因他的动作向后挪动，在寂静深夜里发出一声巨大声响，宫人、内侍闻声悉数惊惶跪倒，只有升平抬头看着他，一动不动。

李建成走到升平面前，躬下身，鼻尖几乎抵住她的鼻尖，“杨鸾，本宫是你的仇人吗？”升平不解李建成意思，本能地回答：“不是。”

此话并非出自真心，李建成、李世民乃至宝座上的唐皇李渊都是她杨氏的仇敌，她永远记得。但她不会选择此时说出，危及自己的性命。

“很快就是了。”李建成欲语还休地站起身，目光里似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升平想从太子眼底寻找阴谋的蛛丝马迹，但李建成很快又恢复以往的鬼魅笑容。他冷笑地捏住升平下颌，“如果本宫是太子妃的仇人，你有胆子杀了本宫吗？”

升平用力挣脱他的钳制，避开这个充满陷阱的问题，“太子殿下说笑了。”

李建成静静地注视升平，她侧开身子，觉得他目光如尖刀，剐得她的脸颊剧烈抽痛起来。月冷如水，抵不过她此刻全身冰冷。

“如果太子妃想杀了本宫，也要等到本宫登基再说。届时本宫给你机会。”李建成压低声音说道。

李建成到底想要干什么？

太子说到此处突然转身离去，一队宫人、内侍紧张地跟随而上。升平猛地抬头，目光追随他的背影而去，为他奇怪的举动皱紧眉头。

正午时分，刑部通禀内宫外朝知晓，汉王杨谅因暴病急卒，卒年二十五岁。为彰当今皇上对待前朝皇子恩德，李渊赐汉王杨谅永恩公，准入泰陵，与其父杨坚另穴而居。

升平被李渊恩赐前往送行，身边除了长乐怀抱的杨侑，再没有一位杨氏亲友、朝臣甚至旧日宫人、内侍随行送葬。丈余长的乌木镶金檀木棺槨，数十对长长的招魂灵幡队伍后，只有孤零零的一驾车辇随行，大约也是世间少有的奠事仪仗了。

侑儿在长乐怀中一声接一声地啼哭，似在为杨氏血脉身系他一人而忧虑难安。升平从长乐怀中接过侑儿，并没有安抚他。今时今日他该哭，不仅要哭，还要放声痛哭，才能表现出对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的无限恐惧。

随着汉王杨谅的离去，悬挂在她们姑侄脖子上的绳索已经逐渐勒紧，今日睡



下，明日就有可能丢了性命。所以，哭吧，能在有性命时哭泣，也是难得的幸福。

车停在泰陵陵寝外，众人默然步行入内。升平曾来过此处两次，一次是父皇、母后合葬，一次是送汉王入棺。

升平下车，从陵苑正门而入，漫长石板路延至父皇、母后的陵寝前，她透过面前遮挡的白纱凄然望过去，泰陵陵寝因为缺少宫人打理，荒草已从石板缝里顽强钻出，似在嘲笑帝王尊严。她的裙摆拖于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，仿佛在告诉所有的人，此处凋敝陵墓是亡国君王才有的。

升平抱着侑儿在主陵——父皇、母后墓碑前，深深叩首。偌大的皇陵里，昔日争斗一生的两个人此时倒是真真切切沉默下来，静静地看着他们最年幼的女儿、孙儿以及升平身后的汉王棺槨。

父皇，母后，阿鸾今天来送凉哥哥和你们团聚。

明明知道此时再没有一句安慰的话语能从父皇、母后嘴中说出，可升平还是匍匐在墓碑前一动不动地放声哭泣。她不想成为杨氏皇族的耻辱，她也不愿用尊严交换性命，但此时已经由不得她。

国破家亡，宫殿拱手与人，其实，此地才是她真真正正的家。

曾经，升平以为那座辉煌的大兴宫殿才是她的家，生于皇家，终身尊荣，不管做怎样荒唐的事，皆由父皇、母后宠溺纵容。如今，刁蛮任性的升平公主学会了卑微，学会了珍视，却发现官倾家灭，连记忆都近乎被人永久抹杀。

升平在文帝和独孤皇后的墓碑前哭泣了许久，石板冰冷，她的心也越发地冰凉。最终还是长乐被礼官逼着向升平禀告，必须将汉王尽快入葬，才让升平停止了哭泣。

长乐搀扶起升平，升平冷冷地看着礼官。这个络腮胡子的大汉是李家内臣，因熟悉南朝礼仪而被选中为汉王执掌奠仪送葬，他仗着两重身份并不畏惧升平的逼视，昂首回答道：“永恩公入葬时辰已到，请太子妃娘娘节哀。”

身心疲累的升平已经懒得再与势利小人计较。他们善于见风使舵，眼见着大隋最后一个皇嗣已亡，明白太子妃不久也未必能保住性命，自然不屑敷衍她。恐怕此时他甚至已经笃定升平不久以后也会魂归于此，才敢如此放肆嚣张。

送葬队伍缓慢走向右苑，头戴白色纱帽的升平随在队伍后，如果没有长乐搀扶，过于伤心的她连挪动半步都万分艰难。

皇族子女的墓穴位置，当年在泰陵修建时已经定下。长子杨勇、次子杨广、三子杨俊的墓穴位于左苑，四子杨秀、五子汉王杨谅、幼女杨鸾的墓穴位于右苑。杨勇当初登基匆忙，还来不及为自己打造奢华陵墓；而杨广在位时专心修建水路，

也不曾有过另筑墓穴的意思。所以，杨氏泰陵倒不像其他帝王墓寝，依旧维持着升平父皇杨坚修建时的模样。

只是杨俊、杨秀死于杨广之前，杨广将他兄弟二人放置左苑，彼时还与升平说过，他要与她同穴而居。如今，左苑在宫倾前已经封闭，里面住着三位争斗的兄弟。右苑，想必三个墓穴都是空的。升平此时此刻甚至不敢走近右苑，去看那座属于自己归所的墓穴。

她在右苑门口停住脚步，不知自己站了多久，直到内里礼官高呼：“入棺！”她才勉强挺直身体迈步进入。

陵寝阴森风冷，硬硬地扎入心肺，恐惧和悲恸让升平每一步都走得分外艰难。升平模糊的视线望着汉王杨谅棺槨慢慢沉入陵殿，双膝一软差点跪倒。可就在她扑到在地时，竟然发现居左的陵寝已被封死，雄伟的陵寝大门似已上锁紧闭——那是属于杨广的陵寝。

升平迟疑地拽住长乐，“长乐，你看左边的陵寝是否已经封死？”长乐抬起头也看见那个陵寝被紧闭，她疾走几步又回来，对升平点点头，“是。已经封死了，太子妃娘娘。”

升平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，挣扎着想要去看看。她越走越快，越走越快……直扑在硕大的陵寝门上，不敢置信地拉拽着上面已经严严锁死的金锁。

不可能，不可能！

宫倾之时，杨广被李世民勒死。她大病清醒后也曾四下询问过宫人，根本无人知道杨广被埋葬在哪里。亡国之君，战败之俘，他当时没有被送入杨氏皇陵安葬。

杨广就这样消失在升平的记忆里，除了偶尔午夜梦回时，升平几乎不敢想起杨广的归所。究竟是一卷草席潦草掩埋，还是和宫人内侍一同被卑贱地送入化人坑焚烧？升平每次梦见此事，眼泪都会顺着脸颊不停流淌。

可不想杨广居然已经被安葬在此处，悄无声息地，睡在本该属于他的地方。升平摸着杨广陵墓的大门没有哭泣，所有的眼泪似乎都在此刻被掩于心底，成全了她的所有牵挂。

升平摩挲着陵墓门上的铜钉，每一颗都如杨广身上的气息般万分熟悉。杨广，原来你也在。她一直以为，此生此世再不会看见他。

左苑、右苑，父皇、母后的子女已经悉数聚齐团聚。不知来日她可否被送回此处，与父母兄长们同眠。

升平的身体里仿佛被掏空了般，失去所有支撑，软绵绵地跪在杨广的墓前。



升平知道自己没有资格面对杨广哭泣，杨广为了她牺牲江山，而她却屈辱地在仇人的朝堂上享受尊荣。学会欺人太容易，怕的是欺骗不了自己。

她双手掩面，呜呜地流不出一滴眼泪。

一双温暖大手从背后搀扶起升平，升平受到惊吓一下子回身，面纱遮挡住的模糊面庞是她最憎恨的男人。

“臣妾见过秦王。”升平的声音有些嘶哑，“秦王请自重。”

李世民咬紧牙，自觉地松开手，此时周围的侍卫、宫人眼目众多，他确实必须注意自己行径。

升平头顶的纱帽因为忘情哭泣已经歪掉，李世民抬起手为她正了正，旋即抱拳退下两步，“世民惊扰公主了。”他沉声道。

未能顺利救出汉王，他们从前的谋划便戛然而止，哪怕往日的虚情假意也懒得再装。

“多谢秦王随行为汉王送葬，不过此处阴重天冷，恐对秦王身体不利，请秦王先回吧。”升平垂下双目，声音里含带着拒人千里的冰冷漠然。

李世民定定地看着升平紧抿的双唇，粗重的眉头紧紧拧在一起。

送棺槨的内侍、宫人此时已经徐徐而出，礼官也随在队后出现，李世民再想说什么也是不能了。发现李世民的礼官谄媚笑着，一路小跑至他的面前拂袖施礼，贸然打破两人尴尬，“秦王殿下，臣李素给秦王见礼了。”礼官立于李世民和升平两人中间，左右来回嗅闻着奸情的味道。

李世民阴沉着面容点点头，再深深看了一眼升平后，负手转身离去。

长乐上前搀扶住升平，升平木然随她去往汉王杨谅陵墓前再次跪拜。

升平僵住脊背，让自己容姿如平常般端正，之后还有封闭陵寝典仪，她必须撑到最后，不能让他人察觉出任何异样情绪。

长乐送过圆蒲团，升平跪倒在杨谅陵墓前，宫人、内侍也都随之跪倒。所有人都在等待礼官宣读圣旨。

礼官倒是还在愣着，他眨眨眼看着李世民离去的背影嘀咕：“没想到秦王倒是有情有义的人，送完前朝皇帝，又来送前朝皇子，来日……”他瞥了一眼跪倒在不远处的升平和长乐怀中的侑儿，“还有两个，他也不必再来了。”

对于礼官叽里咕噜的北语，长乐听不懂，显得无动于衷，倒是升平停住所有动作，僵住了。

他说，杨广是李世民送来下葬的。李世民送杨广的棺槨来此埋葬，为求安稳

隐蔽居然连她也隐瞒在内。

礼官高声唱诵：“一拜。”

升平木然随声下拜，心中已被真相惊住。真可笑，莫非李世民还想以此来收买她？不可能的！她永远记得是他用弓弦勒住了杨广的脖子，哪怕他为她做再多也是枉然。

礼官再唱：“二拜。”

升平面容冰冷而苍白，因为怀抱侑儿不能弯腰抵住地面，但心中除了疼痛还是疼痛。

升平曾经想过，若李世民能救回杨谅再为他求个圈禁，他与她之间关系将越发难断难休。如此结果也好，他的好意她不领情，从此两人便真是将路走绝。

陵墓上方风急云沉，似有山雨欲来之势。礼官匆忙再喊：“三拜。”

升平抱起侑儿再次俯身下拜。

她要与李建成一同登上帝位，只有这样她才能保住杨氏荣耀和侑儿的性命。

礼官顾不得奠仪完整，立即命宫人、内侍收取仪仗回宫。唯独升平浑浑噩噩地看着眼前慌乱的景象，心如死灰。

由皇陵归来途经护卫陵寝的孤山寺，风雨越来越猛烈，仪仗队近乎不能行走，礼官无奈只能命仪仗随扈先行，躲进寺里避雨。

此时正值夏末，寺庙里分外清静，连上香捐献功德的香客也稀少难见。方丈见一对九曲凤柄伞跟随在车辇后，已经是惊恐万分，内侍命令方丈立即亲自率一千僧众奔出寺门迎接。

升平在车辇中仍是恍惚着，车马如何入寺、如何安置停顿皆不知晓。等到长乐搀扶她下车时，已经身处寺院里最安静的偏院，周围除了长乐和几名内侍、宫人外，僧人已悉数避讳躲开。

升平觉得心中哽得难受，冷冷吩咐身后宫人、内侍退下，她一个人独自进入佛堂。长乐还想随行上去，升平停住脚步，低低回身喝止：“你也留下服侍代王吧。”长乐顿住脚步，垂首应答一声，再不敢上前半分。

升平一个人走入正房，将房门在身后紧紧关拢后，颓然靠在门上，方才将忍了半日的眼泪释放而出。

日夜隐忍，无处可诉，那座九重宫阙早已不再是家。升平如今已经学会在暗无尽头的宫闱里装作若无其事，拼命压抑心底近乎疯狂的复仇欲念。

再等下去无非就是两条路摆在她的眼前：一条是随李建成登基入主后宫，前



提是李建成不会随后杀了她泄愤报仇；一条是被李渊直接赐死，连同侑儿的性命也就此保不住。原本还有第三条路的——想方设法策反李世民杀掉太子，成为宫斗最后胜者。这条路远比另两条路稳妥容易，可如今，此路却已经变得万分艰险，太子似乎已经察觉到她和秦王的暧昧关系，态度也明显几次诡异多变，分明是准备抢在李世民动手之前将两人一起结果了性命。

那，还能赌吗？还有办法再赌吗？

升平不敢想下去，她只觉得自己身心疲惫，勉强撑着双腿走到床榻边，软软地跌上去。身子仰卧在床榻上，干净的寝具幽幽散发着佛檀香的气味，神智也因此渐渐清晰，心静下来。

连日来挣扎辗转，所有一切像千斤重担压住了身子，始终不能得到缓解，升平第一次睡在娑婆世界中的净台上，体会到树欲静而心不止的绝望。

菩提普度众生，为何不来点化身陷困顿的她？升平痛苦地合拢双眼。

礼官原本只想借此地休整一番，等雨锋过后再行出发，可瓢泼般大雨始终倾注而下，不肯停歇，一干人等自然也无法出发回宫。

长乐通禀继续避雨的决定后，升平始终靠在床榻上小憩，迷迷糊糊的她似乎感受到身边正贴靠着温暖的暖炉，同时还闻到与佛香完全不同的壮年男子气息。那股气息与杨广或者李建成不同，似乎掺杂了许多血腥和风霜，使人不免心扉动荡，整个人也安稳下来。

她贪恋那缕不易抓住的温暖，不由自主地靠住温暖的来源，可动作尚未等完成，心底已是一惊，她惶惶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身边果然多了一名男子。

李世民如炬目光始终凝视着升平，没有言语，没有表情。升平想也不想用力推开，还等她的挣扎生效，李世民已经一把将升平拉入怀中，将自己的下颌埋入她的颈窝，在她耳边深深一声叹息。

“别动，公主也不希望被他人听见此处声响吧？”李世民压低声音，他盛年的气息拂在升平耳畔，出乎意料地引发她满面涨红。

“秦王殿下既然知道此举有违宫规，就不该陷本宫于不义。”升平又用力推了推李世民的胸膛，他过于壮硕，不但没有推开，反而像撒娇似的推揉。

“我随队而来，由后窗而入，不曾惊扰他人，你大可放心。”李世民皱眉，更加用力地拥住升平。

“堂堂秦王做出如此鬼祟行径，难道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？”升平语声冰冷，分明拒李世民于千里之外。

“我来此处，只不过想对公主说两句话。”李世民郑重地拉起升平的手，严肃认真道。

升平昂起头，探究地看着李世民，并没有进一步拒绝他说下去。

“公主是否检验过棺槨里汉王尸身？”李世民停顿一下又道，“汉王，并不是鸩酒毒死的。”

升平闻言面色大变，立即提高了声音，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那日太子赐酒不只是试探你我是否有隐情，更是有意延误我去两仪殿救汉王。汉王……是被太子亲手杀死的。那夜汉王受审后父皇先行离去，有我的心腹目睹太子亲手以长剑刺死汉王。”

“不可能，太子殿下为什么要杀汉王？”李渊若要杀汉王杨谅情有可原——他堂堂一国之君不能容纳前朝皇子意图篡位。李建成举手代劳又是何为？

“我猜想，太子他是在揣摩父皇的意思。父皇不肯动手为的是其他顾忌，太子刺死汉王为的是断绝父皇对他的猜疑。恐怕，在父皇眼中，太子已经……唯公主是瞻了，所以太子必须洗清自身，去除父皇的猜疑。”

升平怔怔看着李世民，心中百思千想顿觉明朗。既然李建成能利用汉王作为与杨氏划清界限的工具，不久以后她也必然难逃一死。

思及至此，全身已渗出大片冷汗。原本还以为待到李建成登基后才会有此大劫，如今大限时间显然已经悄然提前。

李世民凝望升平惨白面色，伸出手，以指为她捋过耳边发鬓，“眼下太子妃只能与我谋划，不管公主愿意与否，都没有第二条路可行。”李世民醇厚的嗓音颇具诱惑力，升平几乎来不及思索，险些颌首同意。

再等等。升平心中有声音暗道，他一定还有什么事在隐瞒她。

“若他日危险得除，秦王与本宫损益又该如何分配？”升平面无表情地躲开李世民的手指，定定望着他，似乎在试探自己即将得到的得失。

“来日大业得成，我取皇位，太子妃得以安稳，难道还不合算吗？”李世民扬起嘴角，淡然注视着她。

“一份安稳就想收买本宫为秦王效命吗？”升平冷笑，“若本宫求了太子殿下，安稳也可独享。”

李世民擒住升平的下颌，逼迫她直视自己，“公主最好不要自欺欺人，你我皆知，从太子刺死汉王杨谅那刻起，公主和代王杨侑再没有活路可通。”

升平当然知道这个结果，但要逼李世民许给自己更多利益。此举确实有些卑劣，借助形势向李世民要挟也非常可耻，可升平心中深深渴望能够得到一方安稳



的容身之所。

李世民对视升平探究的目光，缓缓道：“若你所想，我愿为你倾尽天下。”

好一个倾尽天下。升平几乎又要想起宫倾那日尸横遍野、血色蔽天的惨景。独孤陀、永好、杨广，所有的人都死在宫倾那刻。李世民他身为胜者，自然不能体会宫倾的恐怖，可对从血窟里滚爬出来的升平来说，再没有比倾尽天下更加骇人的炼狱景象。

“倾尽天下不过是句空话罢了，怎么能够当真呢？”升平忽视自己心中的悸动，淡淡开口，同时也别开双眼。

“若真有倾尽那刻，我情愿一切重来。”李世民语音沉重，似悔当初自己一时冲动从而失去了与升平贴近的机会。

升平心中一紧，似感动又似厌恶。他似乎在后悔宫倾那日霸占她的清白，但——惺惺作态的李家所有人都让她不敢深信，即使李世民一句话深深打动了她的心，也不敢掉以轻心。

两人视线胶着，缄默不语，各自品味话中的深深含义。

“我李世民此生只悔此事，若能再来，定不会莽撞了。”李世民张开双臂，整个人靠过来，升平躲无可躲只能顺势跌入他的怀抱。她因李世民如此贴近而变得神智模糊，颤抖着用手抓住他的衣襟不想放下。

他带给她的曾是天塌地陷般的绝望，可此时又送来最后的水中浮木，甘愿救她于生死一瞬。作为李家人，他的许诺是否可以当真去信？

不能！他还会许诺给他人，例如……

“怕是回去不久就要由本宫亲自上门为秦王殿下提亲了。”升平此时忽然想起长孙氏，说不出心中的复杂滋味，身子与他又离开了些。

李世民察觉升平的刻意疏远，停顿了一下，认真回答道：“她兄长长孙无忌曾是我的幕僚，有了她在，公主知晓宫外朝堂消息会更便捷些。”

升平垂下视线似不以为然般，只是从李世民方向看去，却似有万千委屈难过。她并不言语，手中抓住他的衣襟却不肯放开。

“大唐后宫，只有命妇才可随时入宫觐见太子妃，一旦起事，必须有人内通讯。”李世民又补充道。

没错，终究他还是要娶长孙氏的。就如同杨广，为了天下为了谋划终究还是要娶萧氏。

她总是无法顺天意出现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侧，所以他们无论娶谁，她都无力阻止。

升平缓缓从李世民怀中离开，冷冷收回方才无力抑制的贪恋，手也从他的衣襟前离开。那里已经被她抓得皱成一团，恐怕用手展也展不开。她就是要成为他心中不能放下的那一团褶皱，只有他忘不掉她，才能尽心帮助。

“我会向父皇申明，纳她为良人。”李世民深深看着升平，“一旦我们谋划成功，得逞大业，良娣能晋升为太子妃，但良人不能晋升为太子妃。”

太子妃之位永远给升平留着。这算是他许给她最大的安慰了。

升平突然觉得自己心很累，虚弱地笑笑，双手做了个施礼的姿势，“多谢秦王殿下。”

李世民神情复杂，他深晓升平向来骄傲，想让她说出难过与不舍万分不易。他无法再深辩，只求来日真做下大事后证明给她看自己真心便是，他开口，“若明日回宫，就要劳烦公主为世民与长孙家提亲了，若公主觉得此事为难，我请他人代劳亦可。”

升平颌首，双眼眺望窗外无法断绝的雨幕，虚弱回答：“不必了，秦王殿下请放心，本宫一定办到，算是作为对秦王保全本宫姑侄的谢礼。”



第三十六章

鸿雁于飞他家妇

这场瓢泼大雨直下到夜半时分方才停歇，长乐入内添置灯火时，李世民已悄然离去，空荡荡的窗口由外推上，似有缝隙向内鼓着刺骨寒风。长乐望向青布床帐里，升平面无表情地倚在那儿，始终不言不语，貌似心事沉重。

长乐走近唤了两声太子妃娘娘，升平才幽幽醒过神来，她叹了口气坐起身，“时辰不早了，动身回宫吧！”

长乐连忙领命，“是。”

长乐想再询问方才似乎听见有男人说话声音，可升平已起身将纱帽戴好，根本不给她机会开口。

礼官一行人一炷香后匆匆从孤山寺启程，大约二更才回到内宫各自复命，唯留若干宫人随升平回转东宫。

冰冷东宫远远矗立在黑压压的乌云尽头，升平每靠近一步，心头都会再重上几分。一行人转过玉阶迈入大殿，空旷宫殿里自然没人会等候她的归来。

升平任由宫人为自己换下孝装，煮了一杯浓茶端坐于桌前，整个人平静气息许久，面色才勉强恢复先前嫣然。升平周身还在被李世民的气息包围着，那一句倾尽天下仍让她动容，她似乎望向哪里都有那个男人的身影，他似乎无处不在。

如今升平与李世民的谋划已经拉开宫杀序幕，不管最终是为了他的皇位，还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，她都必须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宫杀做些什么。

首要之事，便是为李世民提亲。

长孙氏待字闺中，擅掌管府邸事宜。因幼年时父母早亡，兄长长孙无忌又常年在疆场上征战，一千府内事宜皆有她来打点料理。用家规，掌刑罚，结余日常开销进度一概把握在胸。近来还常听内妇说起坊间有言——不知何年何月有擅于